

1998—1999 河南省一级期刊

河南文史资料



风雨兼程求艺路

诗人徐玉诺的一生

《卫星》上天的喜与悲

在坦赞铁路修建的日子里

算命行骗见闻



2001 1

总第77辑

河南文史资料

HENAN WENSHI ZILIAO

主 编 葛纪谦

副主编 邓质钢 赵凡棠 高蓉生

2001 1

(总第77辑)

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办

● 艺苑群星

- 风雨兼程求艺路(一)…………… 王希玲口述 李红艳执笔 4

● 中原人物

- 诗人徐玉诺的一生…………… 王子民 谢照明 36
先父寇运兴武林轶事…………… 寇耀先 81

● 经济史话

- “卫星”上天的喜与悲…………… 范崇志 93
在坦赞铁路修建的日子里…………… 李本深 黄金如 106

● 文化天地

- 追忆胡青坡在《新洛阳报》…………… 叶 颖 152
故宫大佛堂文物被调拨给白马寺的经过…………… 黄明兰 160

● 校园忆往

- 河南第一联中建立的前前后后…………… 段曙光 165
我从武昌中原大学走上抗美援朝战场…………… 张清劲 172

● 政海波澜

- 豫北盐民的斗争…………… 刘绍唐 185

● 社会百态

- 算命行骗见闻…………… 李玉震 191

● 民族宗教

- 河南回族经堂教育的发展…………… 郭国志 202
记最早提出土家为单一民族的田心桃女士…………… 杨明德 210

- 封面图片说明…………… 184

河南文史资料

HENAN WENSHI ZILIAO

主 编 葛纪谦

副主编 邓质钢 赵凡棠 高蓉生

2001 1
(总第 77 辑)

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办

● 艺苑群星

- 风雨兼程求艺路(一)…………… 王希玲口述 李红艳执笔 4

● 中原人物

- 诗人徐玉诺的一生…………… 王予民 谢照明 36
先父寇运兴武林轶事…………… 寇耀先 81

● 经济史话

- “卫星”上天的喜与悲…………… 范崇志 93
在坦赞铁路修建的日子里…………… 李本深 黄金如 106

● 文化天地

- 追忆胡青坡在《新洛阳报》…………… 叶 颖 152
故宫大佛堂文物被调拨给白马寺的经过…………… 黄明兰 160

● 校园忆往

- 河南第一联中建立的前前后后…………… 段曙光 165
我从武昌中原大学走上抗美援朝战场…………… 张清劭 172

● 政海波澜

- 豫北盐民的斗争…………… 刘绍唐 185

● 社会百态

- 算命行骗见闻…………… 李玉震 191

● 民族宗教

- 河南回族经堂教育的发展…………… 郭国志 202
记最早提出土家为单一民族的田心桃女士 …… 杨明德 210

- 封面图片说明…………… 184

风雨兼程求艺路（一）

王希玲口述
李红艳执笔



自1955年跨入艺术殿堂的门槛至今，我已在戏曲舞台上跌打滚爬了四十余个春秋。在这四十余年中，我从一名红领巾成长为一名模范共产党员，从一个报幕员成长为一位被观众认可、喜爱的艺术家。苦辣酸甜，沟沟坎坎，我走过了一条风雨兼程的艺术道路。

—

我祖籍山东省滕县（今滕州市）南沙河镇，1944年2月出生于上海。我排行老大，还有三个弟弟。我的母亲是河南开封人，

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，沉静、稳重、爱读书，有深厚的家学渊源。从我记事之初，母亲就教我识字、背古诗、学习加减乘除。1951年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已完全具备了小学三年级的水平，因而被学校破格允许直接升入三年级学习。在学校，我是名列前茅的优等生，备受老师恩宠；在家里，我被父母亲视为掌上明珠。加上当时父亲做生意，家中生活富裕，我终日无忧无虑、天真烂漫，生活在无比幸福之中。



王希玲像

但这种幸福的生活很快随着父母的离异而成为历史。1953年，家庭的破裂使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感到生活的苦涩。父母分手以后，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人离开上海，回到了故乡河南，寄居在郑州的外祖母家。生活本来就不宽裕的外祖母家，一下子添了五口人，经济马上拮据起来。

回到郑州以后，我进入南学街小学念书。由于我从小就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因而被选为学校歌咏队的朗诵演员，并加入舞蹈队，很快成为学校的文艺骨干。

1955年金秋十月，郑州市豫剧团招收新学员的海报贴到了我们学校。它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水，立即在我的心中荡起了层层涟漪：“如果能考上剧团，一来可以减轻姥姥和母亲的负担，还可以有一份收入养家糊口。可是，姥姥、母亲会同意吗？”我思

前想后，拿不定主意。但是，我想起年迈的姥姥为我们姐弟几个日夜操劳，非常辛苦，于是一咬牙，毅然决定了自己的命运。我背着母亲、姥姥，只身前往郑州市豫剧团应试。

我天生嗓子并不好，没有高音；但由于在校歌咏队待过两年多，故而也有几分自信。在应试的路上，我兴奋、期待、不安等情绪兼而有之。

考场内外挤满了前来应试的考生。主考老师列成一排，正襟危坐，气氛十分严肃。轮到我了，主考老师问我会唱什么。“《穆桂英挂帅》！”我不假任何思索，几乎是脱口而出。胡琴拉响，我做了个穆桂英挂帅点兵的姿势，连自己都感到格外神气。主考老师笑咪咪地看着我，好像对我的点兵姿势表示满意。可一张嘴我却走板跑腔了。胡琴停了，我还在大声唱：“天波府里走出来我保国臣。”唱得几位主考老师直摇头。他们相互交换眼色，举手示意让我停下。我一看事情要糟，马上说：“老师，我还会唱歌呢！”主考老师给了我第二次机会，允许我唱一支歌：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面马儿跑……”由于天生嗓子不好，唱到“跑”字时，竟又跑了调。主考老师再次示意我停下，接着喊：“下一个！”我急得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，抱着最后一线希望，再次央求：“我还会用普通话朗诵，会跳舞。”没等老师允许，我就朗诵起了《年轻的朋友们》一诗，并跳起了在歌咏队学过的舞蹈。没等朗诵完，我就看到几位主考老师的脸上不约而同地露出了笑容。一位中年女老师站起来，亲切地对我说：“你回去等通知吧！”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位中年女老师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该团领衔主演、副团长华翰磊。

1955年12月8日，我正式收到了郑州市豫剧团的录取通知书，成为近百名考生中仅被录取的五位幸运者之一，从此开始了

自己漫长、艰苦、充满欢乐与泪水的粉墨舞台生涯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我能够如愿以偿，主要是靠自己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性格中天生的倔犟与自信。而这种倔犟与自信，也是我日后事业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二

进团之初，我被分派的工作是报幕员兼图书管理员。这些都是我十分乐意干的事。我从小受家庭熏陶，喜欢读书。没有报考剧团之前，我就爱搬着小板凳到新华书店看书，通常一看就是一天。十一二岁，正是孩童天真烂漫、尽情玩耍的时候，但我除了报幕和跟着老师练功外，最大的爱好就是游弋书山学海。从书里，我认识了灰姑娘、白马王子，知道了林黛玉、薛宝钗，结识了斯坦尼、莎士比亚，了解了斯汤达、普希金。我常常沉浸在小说动人的情节里，徜徉在诗词美妙的意境中。读书，使我不再寂寞；读书，使我思考人生。两年下来，我读完了剧团两大箱的图书“家当”，成了团里人人喜爱的“小秀才”、“小博士”。

拿破仑曾经说过：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。我们中国老百姓也爱讲一句话：“这山望着那山高。”在团里，有人羡慕我当报幕员的悠闲和从容，但我从心底里羡慕演员在台上的神气与潇洒。我平时虽然和他们一道练功，却从来没有登台演出的机会。我多么希望能在舞台上站几分钟，哪怕是演个兵、上个丫鬟，自己也会感到极大的满足。后来，老师看到我练功刻苦，有灵气，逐渐尝试让我上一些龙套、小角。尝到了初登舞台的喜悦，更加唤起了我艺术上的进取心，因而练功更加刻苦，求知欲也愈来愈强。

就在我无忧无虑地编织自己美好的未来，把全副精力投入到舞台实践中时，1957年，我精神上惟一的依靠——年仅31岁的母

亲因患脑膜炎被误诊而突然撒手人寰。当时剧团正在武汉演出。电报打给了我们的老团长，他不忍心把这个噩耗告诉我，生活上却对我关怀有加。我看到大家窃窃私语，又对我格外关心、照顾，就感到有什么事瞒着我。晚上演完戏，老团长叫住我，嘴张了几张，才半吐半咽地说：“希玲，你母亲……”话未说完，老团长已是两眼泪花，哽咽着说不下去了。母亲的逝世对于我来说，无异于晴天霹雳，使我悲痛欲绝。我扑到老团长怀里放声痛哭，抱怨命运的残酷，毕竟我才13岁啊！13岁，还是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年龄；可我，却失去了亲爱的妈妈，不得不过早地以稚嫩的双肩承担起生活的重负。

痛定之后，我一场接一场地跑龙套、上丫鬟，演戏之外就是拼命地练功，把悲伤、痛苦和对母亲的怀念全都化解在练功的汗水里。生活，逼人早熟。

母亲去世以后，我们家的经济更加捉襟见肘。年幼的我不得不咬紧牙关，勇敢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。当时我是学员，工资很低，除了要供三个年幼的弟弟上学，还要照顾年迈的姥姥。为节省每一分钱，我很少买菜吃。练功身体消耗能量很大，可是每分到一块馒头，我还要留下来给弟弟和姥姥吃。伙房师傅看见我很少吃菜，就找到我说：“孩子，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你整天练功，不吃好饭，累病了咋办？”他硬是把自已的饭菜均一份给我，看着我吃下去才罢休。现在想起这位师傅，我依然感激不尽。无论什么时候，世间还是好人多呀！

三

和我一起考入剧团的几个人，家庭条件都比我好。节假日，他们经常逛街买东西，练功也不那么自觉；我却常常把自己锁在屋

子里练功。我深知，只有刻苦练功，才能演好戏，才能多挣钱养活姥姥和弟弟。就是这么单纯的信念激励着我拼命地练功。

我的刻苦努力终于为自己赢得了机会。1960年，我团排演现代戏《红珊瑚》，我被分派饰演女主角珊妹。虽然珊妹分派了A、B、C、D四个角，但开排前领导有言在先：“不分先后，谁先学会谁上。”我暗暗憋足了劲儿，一定要演好这个戏，争当A角，因为这毕竟是我进团以来被分派的第一个重要角色。我除了上班时排练外，回到家里也加紧练私功。当时剧场离我家有一段路程，我甚至连路上的时间也不放过，一边走一边比比画画，引得不少人驻足观看。我只有一个想法：要为自己的艺术道路开个好头。

我早早学会了唱腔。吊嗓子那天，我满怀激情找到琴师，没料到琴师一看到我就收起板胡站了起来，临走时还甩下一句硬撅撅的话：“你的嗓子我侍候不了。也不知领导是咋想的，会把角色分给你！”说完不屑一顾地扬长而去。我像当头浇了一盆凉水，从头凉到了脚。羞愧、愤怒、委屈等复杂情绪一起涌上心头。我使劲咬住嘴唇，也没能阻挡住夺眶而出的泪水。我捂着脸哭着跑出了排练厅，跑到人民公园的湖边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。我不但没有气馁，反而和琴师较上了劲儿。他的冷嘲热讽更激起了我奋发上进的决心和勇气。顶着火辣辣的太阳，我对着湖水喊起了嗓子：“北风急，浪涛滚，风浪哪不怜打鱼的人……”

自那天以后，从黎明到夜晚，我抓紧一切时间钻研角色、练习唱腔、拜访老师、请教导演。但是，嗓子没有高音的苦恼依然时时困扰着我。不久，我在杂志上看到汉剧表演艺术家陈伯华的事迹。陈伯华年轻时很漂亮，张口却没有高音，被大家戏称为“无声电影”；后来经过苦练，终于喊出了好嗓，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。陈伯华的成功，对我来说好像是黑夜中迷途的航船望见

了灯塔，给了我希望和勇气。我练声更加刻苦，并向声乐专家请教，寻求科学的发声方法，终于喊出了小嗓，找到了高音。

我的汗水没有白流。后来，在四个饰演珊瑚的演员中，从唱腔到表演，我都领先一步，实际上成了珊瑚的A角。首场演出结束后，观众给予我雷鸣般的掌声。大幕在观众的掌声中缓缓闭合，我的眼泪也顺着面颊尽情流淌。不过，那是激动的泪水，胜利的泪水。演出《红珊瑚》的成功，使我更加相信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四

继《红珊瑚》之后，我逐步被分派在一些剧目中担任角色。如《王老虎抢亲》、《三拜花堂》、《草人媒》、《沉香扇》等，但都是一些配角。虽然《红珊瑚》演出取得了成功，但我清醒地知道：自己只不过是刚刚步入艺术殿堂的门槛；要想大有作为，必须下更大的工夫、流更多的汗水，必须做艺术上的有心人，虚心向同行和老师学习。我从小就牢记着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”这句话，懂得要学人之长，补己之短。只要别人排戏，我都在一旁认真看，仔细琢磨；回到家里，还要按照导演的调度再走几遍。虽然导演没有给我排，但通过看戏再加上自己的体会，我学会了许多本不属于我的角色，并且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。

一次，剧团上演《东风解冻》。离开演不到20分钟，扮演赵玉霜的桑振君老师突然发病。领导焦急万分，找到了我。说实话，当时我心里真是没底。因为一没有经过导演排练，二没有和同台演员交流，三没有和乐队结合过，演砸了会直接影响到剧团的声誉。但是“救场如救火”的责任感还是逼着我冒了险。常言说：“要想台上走，先得心里有。”由于平时我看得多，唱腔、调度烂

熟于心，结果圆满完成了任务。

我演的《龙江颂》中的江水英、《胭脂》中的吴南岱、《红灯照》中的林黑娘等角色，也是靠这种“偷戏”的精神和“天意”的巧合而由B角、C角变成A角的。《龙江颂》演出之后，中央电台、电视台分别进行了录音、录像；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这个戏的选场《一轮红日照胸前》，作为国庆献礼节目向全国播放。

通过A、B角色的几次转换，也使我悟出一个道理：机会不能靠等待，而是要靠自己去创造，功夫在戏外。我甚至给自己加压力、找困难，激励自己不骄傲、不自满，要不断进取。

五

就在这篇稿子写到这儿的时候，我从中央电视台《东方时空》中看到白岩松采访著名电影演员魏宗万的节目。魏宗万把他的艺术生涯形象地比喻为坐慢车、直快和特快三个阶段。我觉得这个比喻也很适合我。从1960年的《红珊瑚》到1976年的《胭脂》，我基本属于坐慢车阶段。在此期间，我演的角色大都是“捡”来的，通过几次救场的成功，逐渐赢得了领导的信任。团里接二连三地给我压重担。此后至1983年的几年中，我相继饰演了《红灯照》中的林黑娘、《红灯记》中的李铁梅、《杜鹃山》中的柯湘、《花木兰》中的花木兰、《白奶奶醉酒》中的白奶奶、《大河奔流》中的李麦、《白莲花》中的白莲花、《白蛇后传》中的许仙、《柳河湾》中的郭大脚等一系列角色，基本上年年有新戏、戏戏当主演，算是坐上了直快。在这一阶段，我所塑造的角色中，有彩旦、武生、小生、青衣、须生，虽然行当不同、性格迥异，但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这些戏大部分被省电台、电视台录音、录像，在全省多次播放。



《胭脂》剧照。王希玲饰吴南岱。
(1976年)



《红灯照》剧照。王希玲饰林黑娘。
(1978年)



王希玲(左)在电影《巧配鸳鸯》中饰喜奶奶。
(一九八五年)

回忆这一段艺术历程，我认为，自己能够演好上述各种人物，除了基本功练得扎实外，最主要的是受益于我从小认真学文化、爱读书，从而使我所诠释的每一个角色都具有文化的底蕴和内涵。

很小的时候，我就牢牢记住了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：“有真意，去粉饰，少做作，勿卖弄。”我曾在日记中反复引用这句话，并把它当成我艺术创作的原则和座右铭。后来，由于排练现代戏《大河奔流》，我有缘结识了著名作家李準。他看我喜欢读书、悟性也好，十分乐意在学习上帮助我。他让我背唐诗，鼓励我坚持写日记，告诫我要善于观察生活，善于为角色立传。因此，从演配角的时候起，我就有了排练之前做案头工作的习惯。不论角色大小、分量轻重，我都要写人物传记或角色体会，如《舞台生活随想——我演白莲花》、《似我非我的喜奶奶》、《拍片回来话唐王》、《我演李麦》等。这种习惯从年轻时养成，一直保持到今天。我始终把“真，就是美”作为塑造人物的出发点和归宿，从而使每个角色都能够真实、动人，焕发出性格的光彩，也使得一些本来在剧中很不起眼的角色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电影《程咬金照镜子》中的李世民就是一例。

1983年初，珠江电影制片厂决定把我市实验豫剧团的《程咬金照镜子》搬上银幕。在此之前，该戏已演了一百多场。我是个生手，马上要加入到原来的剧组中已非轻而易举的事，况且我是第一次“触电”，行当又是以往很少演过的须生；所以角色虽小，压力却不小。通过看舞台剧，我对这个角色有了一定的认识。后来，导演又启发我：“他是贞观初年的李世民，是‘马上皇帝’。既要有和部下亲如手足的一面，又要有武将的风度、皇帝的威仪。”导演的启发加上自己的体会，使我对李世民这个人物有了准确的体验和体现。